



实力作家·原创精品

男孩的河

常星儿◎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橘灯精品系列

男 孩 的 河

常星儿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孩的河 / 常星儿著.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1

(小橘灯精品系列)

ISBN 978-7-5397-7454-1

I. ①男… II. ①常…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7944 号

XIAOJUDENG JINGPIN XILIE NANHAI DE HE

小橘灯精品系列·男孩的河

常星儿 著

出 版 人:张克文

策 划:何军民

责任编辑:宣晓凤

责任校对:冯劲松

责任印制:田 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ahsecbs>

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63533521(办公室) 6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635mm × 900mm 1/16 印张:10.5 插页:8 字数:105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7454-1

定价:14.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河声	3
第二章 黑篷船	31
第三章 绿枫林	51
第四章 女孩的柴垛	67
第五章 秋日河道	86
第六章 黑鼠坨子	118
第七章 红枫林	132
第八章 河灯	148



楔 子

八月没有走远，我一直这样想。

从三官镇动身，沿着北牧河向上走，走过一段开阔平坦的河道，再走过一段开阔平坦的河道……这样走过一段段开阔平坦的河道之后，就走到了它的上游。那里沙岸陡立，河面狭窄，流水汤汤，塌岸声轰轰作响……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遮掩不住八月的喊声。

一切归于平静。我想，也许是八月累了，此时的他正在河岸或者坨子里休息。

头顶上有沙百灵在歌唱，身旁是一丛丛、一片片红柳，野百合和山菊花在送给他芳香……八月，你休息好了吗？

休息好了，你就回来。

那片火红的枫林盼望着你的归来，那棵满是眼睛的白杨树盼望着你的归来，那条沙塬小路盼望着你的归



来……咱三官镇学校初三(3)班的同学们盼望着你的归来。

还有,何秀儿不知道你在北牧河上游,喜根爷也不知道。八月,休息好了,你就回来。

我想念的八月!



第一章 河 声

1

大我三岁的柳八月不得不和我一同上学。

那时,与他同岁的伙伴都上学了,八月会跟着他们一起坐上喜根爷的小毛驴车走进三官镇,走进学校。但由于没有报名,他只得坐着喜根爷的小毛驴车回来,再与我们一起玩。

在八里梁村,我们这群就要上学却还不到上学年龄的小毛桃有十五六个。

我们这十五六个小毛桃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的团体,不喜欢外人加入,比我们大两三个月的八月也不例外。当然,以前的八月对我们也是不屑一顾,只是他的同龄人都一个个走进了学校,他才无奈地挤进我们的队伍。这样,他与我们一玩就是一年。

一年过后,小他一岁的伙伴们上学了,八月又跟着他



们一起坐上喜根爷的小毛驴车走进三官镇,走进学校。可还是由于报名没有成功的缘故,他又得坐着喜根爷的小毛驴车回来,再次挤进我们的队伍,一玩还得一年。

与他同岁、小他一岁的孩子们都在学校里上课、写作业,八月却一次次被学校拒绝,跟我们这群小毛桃满村、满坨子寻找快乐。他像一堆小田鼠里的野兔,又像一群麻雀里的乌鸦,显得与我们不太协调、不太合拍,甚至有些格格不入。

那时的八月有时是我们的指挥官,对我们指手画脚,吆五喝六;有时又是我们的仆役,对我们百依百顺,唯命是从。我们呢,有时是须臾也离不开他,围在他身边或跟在他屁股后头高喊“八月永远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头儿”;有时我们会突然倒戈,弹劾刚才还被我们称为“永远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头儿”的八月,把他晾在一旁而另立领袖。八月也是如此,还在被我们当作“最大最大的头儿”的时候,他会扔下我们悄悄地走开,蹲在一边或者坐在高处愣神儿。我们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自己“最大最大的头儿”,就小心地靠拢过去,以示下属的拥戴。八月却像轰蚊子一样朝我们挥挥手:“走开走开!跟小毛桃乱哄哄的没意思——我该上学了!”然后,他就对我们描述学校是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热闹和有趣、多么多么……听得我们这群小毛桃一愣一愣的,对学校也就有了无限的向往。于



是,我们就对八月说:“你还跟我们瞎闹什么呢?赶快去学校吧!”第二天,八月果然坐上喜根爷的毛驴车走进三官镇,走进学校。当然,几个小时之后,他还是得回来与我们为伍。我们替他惋惜,替他难过。所以,以后当他再扔下我们悄悄走开,蹲在一边或者坐在高处愣神儿的时候,我们就不去打搅,而是躲在远远的地方用软软的目光注视着他。我们知道,八月又在想学校了。

2

可以说,还没上学的八月就对喜根爷有了深厚的感情。大家猜想,在喜根爷用小毛驴车把他拉进学校,又把他从学校拉回村里的过程中,他俩一定有很多故事,只是我们不知道。

如果是在晚上,哪怕我们还正玩在兴头上,有了兴致的八月也会突然把我们带到梁下,走进枫林,去听喜根爷的琴声。

“听——喜根爷的琴声——多好听啊!”八月一面制止我们吵闹,一面劝说我们坐下来倾听。

好听什么呀?吱呀吱呀,我们才不听呢!来到枫林,我们要玩好多游戏——藏猫猫、杀马仗、“干草垛,抡铡刀”等,即使没有月光,也不能减弱我们的兴致。更何况树上、脚下都有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是冬天或者初春,



树上会有“洋刺(lǎ)子”罐儿(一种昆虫御寒的壳,那种昆虫蛰居在里面越冬),掰下来回家一烧,取出“洋刺子”往嘴里一扔,香得半天不想吃别的东西;夏天和秋天呢,飞舞的蚂蚱更是我们的所爱——逮住它们穿成串儿,带回家放在火上一烤,扔进嘴里同样是香得不行。八月却与我们不同。往往是我们玩累了,或者是已经掰了一大把“洋刺子”罐儿、捕了一大串儿蚂蚱,回来一看,八月竟还坐在那里听着喜根爷的琴声。

当然,那时的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梁上那棵高大、美丽、长满眼睛的白杨树,还有那棵白杨树上系着的五十几根红布条,包括八月的。

3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把八月当作我们“最大最大的头儿”——他能随时收捡我们丢失的衣物,他能经常给我们擦去鼻涕,更重要的是,他能带领我们这群小毛桃行走四方,包打天下。

八月第一次带领我们出去闯荡是远征干沟沿儿村。那时,我以为除了一个八里梁村,天下再没有第二个村庄。

“咱们去干沟沿儿村!”八月冲我们一挥手,像在下达命令。



那时，八月刚刚加盟我们这支队伍，在我们这群小毛桃的心目中还没有稳固的地位。

“还有干沟沿儿村？”

“干沟沿儿村在哪里？”

“干沟沿儿村在天上吗？”

.....

我们怀着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疑问看着八月。

“你们跟我走好了！”八月冲我们又是一挥手。

小毛桃们经不住一个全新地方的诱惑。于是，我们就跟在八月的身后出发了，像一群小田鼠一样。我们首先爬上了喜根爷的沙梁——这是我第一次爬上喜根爷的沙梁。来到梁上，沙塬上那如峰似浪的坨子一下子向我扑来，吓得我往后一退，险些坐在地上。八月上前扶住我，然后迈着大步，带领部队走下沙梁，朝一个影影绰绰的小村走去。我愣了愣神儿，紧接着也踢踢踏踏地跑上去，又跟在了八月的身后。

干沟沿儿村让我第一次见到了河流。尽管它只是一步就可以跨过的小河，可它还是叫我们这群小毛桃激动得大喊大叫，其内容当然少不了“八月永远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头儿”。

八月站在小河的岸边，看着他的远征队伍，像大将军一样神气。



“我们先洗个澡，然后再抓鱼。”八月下达着命令。

还抓鱼！又一个惊喜叫我们再次高喊：“八月永远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头儿。”

第一次感受了小河流水之后，我们开始抓鱼。

对付那些以水为家的东西，我第一个得手。

当我把一条足有一拃长的鲫鱼举过头顶、伙伴们为我欢呼雀跃的时候，我身上已经落满了愤怒的目光——另一群小毛桃正站在岸边虎视眈眈地看着我。

这群小毛桃是干沟沿儿村的土著，为首的就是一年后我们的同学，八月最亲密的朋友，然而又是叫八月最伤心难过的李鸣子和赵冬林。

干沟沿儿村的土著们当然不希望有人侵者在他们的领地上为所欲为，更不希望自己小河中那白花花的鲫鱼成为外人的盘中之物。

“把鱼放回河里！”李鸣子大喊一声。

“把鱼放回河里！”紧接着是干沟沿儿村土著们的助威声。

我攥着鱼，茫然四顾，不知如何是好。

“还不赶快把鱼放回河里！”干沟沿儿村的土著们已经愤怒到极点。

我只是站在河里傻看着他们。

“打他！打他个小傻瓜——冲啊！”随着李鸣子的喊



声，他的队伍冲下岸来，跑进小河。

我就要被按进水里。

当我大呼完蛋的时候，他们却放开了我。原来，李鸣子被冲上来的八月按在了地上。

八月使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术。

我站起来，手里依然攥着那条鲫鱼。

“别害怕，大更！”八月首先安慰我。

我对八月满怀感激。

“这条河又不是你家的，为什么不让别人抓鱼？”八月转身质问李鸣子。

“那是……你问得对。”李鸣子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小河也是你们的，河里的鱼也有你们的份儿……”

“这还差不多！”八月一挥手，对我们也对于沟沿儿村的小毛桃们说，“赶快抓鱼吧！”

从此，我们成了这条小河的常客，不管李鸣子他们是否高兴。

一天，八月对李鸣子和赵冬林说：“我们交个朋友吧！你们去我们八里梁村——我们村有枫林，有喜根爷的沙梁，有高大的白杨树，还有喜根爷的琴声。”

李鸣子真的和我们交了朋友。他带领干沟沿儿村的小毛桃到我们村里看枫林，看喜根爷的沙梁，看那棵高大、美丽、长满眼睛的白杨树。作为主人，我们给他们吃了



烧蚂蚱，还和他们一起玩了藏猫猫、杀马仗、“干草垛，抡铡刀”……因为不是夜里，他们没有听到喜根爷的琴声，八月为此感到遗憾。但我想，就是听了，李鸣子和赵冬林也不一定喜欢。

4

干沟沿儿村小河岸上的战役让八月在我们心目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从此，八月成了我们真正的领袖。我们会经常高呼“八月永远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头儿”。

我们的远征路线越来越长。越过了干沟沿儿村之后不久，八月又带领我们翻过一道沙梁，走过一片田地、一片树林、一片草地、一架木桥……来到一个只有一户人家的村子。在这支远征队伍的行军中，难免有因体力不支而成为落伍者的——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那个只有一户人家的村子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可我却怎么也抬不起腿了，随后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坐在地上的我看着大家，大家也看着我。

在我和大家共同犯难的时候，八月把我背在背上，说：“走吧！大伙儿快点走——看着前面！”

走了一会儿，八月的汗水湿透了我的前胸。我挣扎着下地自己走，我自己走了一阵，八月又把我背到背上……见此情景，有些小毛桃对我有些微词，甚至是呵斥。八月



却说：“我现在背着大更，说不定哪天大更会背我们大家呢！”

八月的话叫我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快快长大，做一个强壮的人，将来谁走不动了我就背谁！

可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我真的长大了、强壮了又会做出怎样的事情！我还会记得当年趴在八月背上所做的承诺吗？我会去兑现它吗？

5

我们之所以拥戴八月，是因为在单调、无聊的日子里他也会使他部下的生活过得生动有趣、轰轰烈烈。

第一场雪飘落，八月会带领我们堆起一个高大的雪人，然后给它安上鼻子、眼睛和眉毛胡须，就是不给它安嘴巴。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谁要想说啥，谁就代表那个雪人说话、唱歌。有一个每天都在说话、唱歌的雪人，所以，我们的整个冬天都不会寂寞。春天，八月会带领我们挺进坨子，到那里去看刺猬是否已经出洞、野兔和金花鼠是否在一起打闹、哪棵树上又有了一个喜鹊窝……夏天，八月则带领我们到坨子里听沙百灵和红胸雀的合唱、追逐蜻蜓和寻找蝉蜕，从足迹上判断坨子里是不是又多了一只狐狸或者狗獾……就是在秋天，沙原上只响着风声的时候，我们也有自己的事情可做——八月会带领我们趴在



欧李棵子或者荆棘丛里看天，看那些枝条怎样把淡蓝的天空分割成大大小小的碎片，看涌来的云朵怎样变换模样。此时，那些云朵会随着我们的想象变换。八月说，那些云朵一会儿是教室、一会儿是课桌、一会儿是老师、一会儿是同学……

八月总是想着学校。

6

八月终于盼到了他上学的那一天。

几年来，八月的爸爸妈妈一直在跑生意，很少过问八月的事情。给他们带来财富的黑鼠坨子又给他们带来了灾难，这叫八月爸爸妈妈的心境更加糟糕。可是，他们还是想到了八月。一天，他们忽然说：“八月已经到上学的年龄了吧？八月该上学了！”就这样，比我们大三岁的八月和我们一起上学了。

上学那天，天还没亮透，八月就早早地蹲在了梁下，在那里孤零零地等喜根爷的小毛驴车。

三官镇离我们村有十几里沙路。这些年来，八里梁村上一年级的小毛桃都是由喜根爷送去上学。早晨，喜根爷的小毛驴车等在村口，把这群小毛桃全部装进车里，送到学校之后再去做他的生意。

以前我们也经常坐喜根爷的小毛驴车，但那是去坨



子里玩耍或者是去寻找野果吃、看新鲜事物。今天,我们再坐上这辆小毛驴车,意义可就不同以往了。

那天,爸爸妈妈给我挎上书包,把我送到梁下。他俩神情凝重,见到喜根爷就是深深一躬。

“放心好了,你俩回去该忙啥忙啥吧!”喜根爷好像是在对我爸爸妈妈表态。

然后,喜根爷把我抱上了他的小毛驴车。

我没有意识到,我的全新生活从此开始了。

喜根爷一摇鞭子,他的小毛驴迈出的第一步,竟是我们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我们也就告别了懵懵懂懂的混沌状态,前方开始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我们不能再像小田鼠一样满村、满坨子疯跑乱喊,那些和金花鼠一起玩耍的野兔啊,那只有一户人家的村庄啊,那棵有喜鹊窝的大树啊,那满是鲫鱼还有泥鳅的干沟沿儿村的小河啊,也都渐渐离我们而去,最后,我们不得不跟它们说一声“再见”了。

那一刻的我是怎样的一个我呢?那时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珍藏存念,可是,我却没有一点记忆。

因为那时,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八月身上。

那天的八月显得不够“我们最大最大的头儿”的风范。他磕磕绊绊地走近喜根爷的小毛驴车,蹿了几蹿,又蹿了几蹿都没能爬上来。最后,还是喜根爷托了他屁股一